

# 国际 视点

2011年 **10** 件大事

董瑞生 主编

学习出版社

# 国际 视点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董瑞生 主编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视点: 2011 年 10 件大事 / 董瑞生主编.

-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47-0144-9

I. ①国… II. ①董… III. ①国际问题-研究-2011

IV. ①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1407 号

**国际视点——2011 年 10 件大事**

GUOJI SHIDIAN

董瑞生 主编

---

责任编辑: 边 极

技术编辑: 吴深明

封面设计: 杨 洪

---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3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47-0144-9

定 价: 23.00 元

---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2011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件。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国际事件，我们遴选了10件大事，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解析。这些事件以发生时间先后，分别为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日本大地震、欧洲债务危机、本·拉登被击毙、中国南海问题、全球气候灾害、媒体帝国的“窃听丑闻”、挪威的“枪声”和伦敦骚乱、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非洲大饥荒等。本书揭示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希望对读者了解当今世界有所帮助。

编者

2011年12月

# CONTENTS

## 目录

### ① 剧烈动荡的阿拉伯世界 1

- 一、快速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 二、民怨导致内部持续动荡
- 三、内政无能外力推波助澜
- 四、美国干预与否的双重标准

### ② 从“3·11”特大地震看日本核危机 14

- 一、日本核事故灾难深重
- 二、日本核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
- 三、日本核事故引发“去核”风潮
- 四、探讨建立“后福岛安全框架”

### ③ 欧洲深陷债务危机 30

- 一、危机演进及最新态势
- 二、酿成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
- 三、欧盟应对危机的举措及效果
- 四、欧债危机影响及中国角色

### ④ 本·拉登被击毙影响深远 53

- 一、拉登逃亡生涯回顾
- 二、“基地”组织仍然构成现实威胁
- 三、拉登事件深度影响美国全球反恐战争





四、拉登事件将加速美国安全战略深入调整

## ⑤ 中国享有南海主权无可争辩 68

- 一、南海争议现状与最新局势
- 二、中国行使南海主权有充分法理依据
- 三、南海问题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
- 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

## ⑥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合力 86

- 一、气象灾害挑战人类生存发展
- 二、各国专家为极端天气成因把脉
- 三、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框架基本形成
- 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谈判
- 五、让世界感受“中国行动力”

## ⑦ “窃听丑闻”引发政治海啸 105

- 一、“窃听丑闻”始末
- 二、媒体帝国的困境
- 三、“窃听丑闻”波及全球
- 四、多重视角下的“窃听丑闻”
- 五、虚伪的西方新闻观

## ⑧ “天堂”里的枪声和骚乱 122

- 一、不平静的“天堂”
- 二、政府效率低下、警察不作为遭民怨
- 三、“天堂”里的枪声和骚乱令世人深思

**⑨ 美债危机遭主权信用降级 138**

- 一、标普为何降级美国主权信用
- 二、经济衰退与“占领华尔街”运动
- 三、被牵绊的中美经贸关系
- 四、中国的应对之道

**⑩ 非洲大饥荒谁之过 152**

- 一、触目惊心的饥荒
- 二、谁是罪魁祸首
- 三、中国式援助成为典范



# 剧烈动荡的阿拉伯世界

马晓霖

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注定因其不同寻常而被载入史册。因为回顾近百年历史，未曾有哪一年见证过如此剧烈动荡的场面：短短一年内，四个国家资深元首被赶下权坛，不得善终；三个国家陷入持续流血冲突或内战，伤亡惨重；更多国家遭遇罕见社会和政治危机，风雨飘摇。阿拉伯国家不仅内部危机大面积爆发和蔓延，也拉动整个中东地区力量格局此消彼长，重新洗牌，形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地缘政治图谱。一向以战争、冲突和危机而著称的阿拉伯地区，正置身于一个世纪性的十字路口。

## 一、快速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1月14日，素来风平浪静的突尼斯风云乍起，前后仅29天的抗议、骚乱和流血弹压，导致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匆忙外逃，前往沙特阿拉伯避难。突尼斯局势崩盘速度之快让人始料不及，政权变更方式更令世界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一场异于传统意义的权力变更，既非来自精英革命或宫廷政变，也非源于外来入侵，仅靠民众抵制和抗议就颠覆了一个貌





似强大的政权。

1月25日，受突尼斯政局剧变波及，阿拉伯头号大国埃及陷入骤然爆发且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风潮，近百万抗议者要求执政31年的

总统穆巴拉克立刻下台。几经较量，穆巴拉克被迫于2月11日辞职下野，随后又被软禁直至送上法庭。

仅仅



(新闻漫画) 骚乱平息

18天，穆巴

拉克政权的垮台比本·阿里来得更快也更加不可思议。

2月16日，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出现反对领导人卡扎菲的示威活动，并形成小规模流血冲突。随即，冲突迅速扩大、蔓延，席卷全国并演变为武装对抗，驻外使节纷纷公开脱离政府，数位部长相继挂印“投敌”，部分将领和军人临阵倒戈，大部分城市很快被反对派控制。虽然双方几度攻防转换、拉锯相持，但是，在北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直接军事干预下，卡扎菲统治42年的铁打江山最终彻底丧失，甚至连他本人的性命也没保住……而整个过程也不过短短8个月。

始于突尼斯的政治海啸在吞灭三国政权之际，也迅速冲击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引爆其危若累卵的社会内部矛盾，呈现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22个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发生不同程度的

下争民权、上反集权，既要饭碗、更要尊严的群众和政治派别运动：也门总统萨利赫在反叛部落、倒戈军队、示威民众和外力施压的四面楚歌中苦苦支撑，一度遭到炮击几乎丧命，最终仍不得不移交权力换取赦免。叙利亚全国主要城市陷入大规模流血冲突，反对派公开号召武装颠覆现政权，10个月内超过4000人死于暴力袭击，国家面临空前严峻的地区孤立、国际压力甚至军事干涉威胁。阿尔及利亚政府迫于微妙形势，被迫取消禁锢社会20年的“紧急状态法”；约旦民众由不满生计艰难逐步上升为要求改变内阁产生方式甚至变革君主立宪制；摩洛哥王室在抗议浪潮中被迫深化宪政改革，下放更多权力；巴林长期被统治于底层的什叶派多数要求平权并演化为流血冲突，最后被海湾数国出兵弹压；沙特阿拉伯王室在严禁示威活动的同时，迅速斥资上千亿美元补贴民生以求息事宁人……

## 二、民怨导致内部持续动荡

剖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个政权迅速颠覆的过程可见，忽然而至的人亡政息，竟可发现它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同质化：暴力执法引爆的民怨火山下，积累着太多太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弊端，而且集中体现在民生艰难、社会不公、政权僵化、高层腐败和威信丧失等诸多内因，在来自全球化、网络化和美国主导的民主化外力推动下，适时集中爆发。

第一，暴力执法的“蝴蝶效应”。气象学有一个著名理论叫做“蝴蝶效应”，说的是，南美亚马孙河谷一只蝴蝶抖动翅膀，由于气流作用，这微不足道的振翅很快在数千公里外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形成破坏性的龙卷风。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遭



受城管人员粗暴对待却又投诉无门后，于绝望中引火焚身。随后，突尼斯相继发生 20 多起自杀事件，以抗议生活艰难和社会不公，最终导致大面积骚乱。

2011 年 1 月 25 日，被纪念了半个世纪的埃及“警察日”突然变为“抗议警察日”，“我们都是赛义德”的口号聚集起几十万人前往开罗解放广场，谴责警察暴行，要求改善民生与不公，并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议风暴。堪称“蝴蝶”的赛义德是一位青年商人，2010 年 6 月，他在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某网吧外被警察活活打死，其惨死影像在网络不翼而飞，广为传播，激起公愤。

2011 年 2 月 15 日，利比亚律师法特希·特尔比尔被当局逮捕，导致近 600 人抗议并有 40 多人在警察暴力镇压中伤亡，进而点燃各地抗议的怒火。这位律师代理的对象，是 15 年前被安全部队秘密集体胡乱处决的 1270 名囚犯的家属。

在阿拉伯世界，长期的集权统治和铁腕管控积重难返，特别是反恐怖背景下的紧急状态法规被动辄启动，长期发威，使得执法部门滥用权力，任意践踏公民宪法权利。以埃及为例，1993—2007 年间，警察制造的酷刑事件多达 567 起，致死 167 人。仅在去年，仍有 5000—10000 人未经起诉和审判而被长期拘禁。

第二，肇始阶段的“三无运动”。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并非西方媒体刻意描述的所谓“颜色革命”，其主体在肇始阶段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政治势力蓄谋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宗教势力、政治组织和外来干预都是街头革命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陆续跟进，因势利导。学界也有人用两个“第三次浪潮”来概括这场阿拉伯政治和社会大地震：这是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金融泡沫发酵的美国经济危机，它跨越大西洋登陆欧洲衍生为主权债务危机，接着又南下地

中海殃及彼岸的北非西亚；这也是地缘政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其余震在数年前曾引发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2011年又向西传递，导致阿拉伯内部社会与政治版块隆起、碎裂。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世界意义的地区国家内部变革。横向看，其震荡烈度、辐射规模和连锁反应绝不亚于那场苏东剧变，区别在于，苏东剧变以众多国家重获独立和重择发展道路而告终，这场变革并未导致国家分裂、主权易手和意识形态颠覆。纵向看，其社会进步价值堪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区别在于，当时的政治潮流是反帝、反殖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而当今的基本诉求是中低层群众由渴望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和反专制。这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跨越，也是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最新尝试。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军事政变或宫廷夺权，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最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这场变革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排异性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阿拉伯成员发轫，向周边兄弟国家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第三，“三高三低”映照民生多艰。突尼斯和埃及并非阿拉伯经济发展科目的劣等生，相反，总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外向型经济结构缺乏抗风险能力，民众被持续肆虐的高物价、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苦苦折



磨，成为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一代。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执法事件表达的是不满物价上涨，高呼“要面包”、“要黄油”、“要汽油”、“要饮水”。2010年突尼斯官方公布失业率约为14%，中立机构估算失业率约在20%，15—36岁就业骨干群体失业率高达30%，部分行业甚至高达60%。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两万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员粗暴对待失业青年并导致其自焚身亡，顿时点燃所有失业者心中压抑的怒火。

埃及的街头抗议也被称为“大饼革命”，因为政府补贴食品难以为继而黑市价格高得离谱。据报道，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言之，3200多万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费用只够在北京买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而且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民生危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约旦、叙利亚和摩洛哥等国，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

第四，贪权恋栈导致僵化。半个世纪前，在阿拉伯国家形成的一批“克里斯马”型权威领袖，如纳赛尔、布迈丁、布尔吉巴、萨达特、萨达姆、阿萨德、阿拉法特，以及今年倒台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和萨利赫，他们在带领本国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作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连续执政直至命终。这种毫无节制的权力垄断，不仅使大量社会精英无缘参与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加剧了统治

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并变相绑架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所有权力依附于个人权威，社会进退取决于个人愿望、能力与安危。

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后仍打算做终身总统，终究因民怨沸腾而被本·阿里夺权；一度中兴突尼斯的本·阿里又独霸总统职位23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旧不肯放权；萨利赫掌权33年恋栈难下；卡扎菲上台42年依然为权力死战搏命；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直到寿终正寝；萨达姆幕后台前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40年死而后已……

长期执政、大权独揽使阿拉伯国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与泥潭，了无新意和活力。本·阿里被推翻时75岁，穆巴拉克被赶下台时81岁，卡扎菲69岁死于非命，萨利赫被迫交权时也到“从心所欲”之年，其他善终或未能善终的领导人也多七老八十。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集权制度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政权内部、政党内部均不能实现有序更替和新陈代谢，外部更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或将公平竞争、轮替上岗机制虚化为摆设和陪衬。突尼斯虽在1981年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执政的宪政联盟却从未真正给予其他党派参政机会。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32年，当局却把宪法反恐条例和“紧急状态法”当做两道紧箍咒，长期压制和排斥异己。复兴社会党则分别统治伊拉克和叙利亚达35年和38年。

在内无有效监督、外无有力制衡的情况下，阿拉伯共和体制下的领导人大兴家天下，穆巴拉克、卡扎菲和萨利赫一直拒绝设立副手，一心培养儿子接班，打造世袭王朝。巴沙尔接替父亲阿萨德统治叙利亚已达11年；萨达姆生前培养两子接班早就不是秘密……

如果本·阿里坚持最初的限制总统任期改革，如果穆巴拉克5





年前进行公平、透明竞选甚至这次提前主动宣布不再连任，如果萨利赫年初不修宪为终身总统铺路而是见好就收，如果卡扎菲能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倒台后顺势抽身，以他们的历史威望和贡献光荣退休，颐养天年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更不能推倒重来，历史只厚爱顺应民心和潮流的智慧统治者和管理者。阿拉伯大佬们的晚节不保，再次证明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第五，高层和家族腐败触目惊心。垄断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也必然导致系统性的权力寻租和高层腐败，这几乎是一条铁律。“维基解密”网显示，本·阿里家族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甚至欺行霸市，第一夫人掌管的企业几乎垄断全国经济，第一女婿控制着全国金融业和航运码头。本·阿里家族甚至一度借贷不还，放贷银行几近倒闭。美国外交官在秘报中形容本·阿里家族为“黑社会”和“腐败核心”，估计其资产高达 55 亿欧元。

各种爆料显示，穆巴拉克家族及前政府众高官也是一窝硕鼠，系统性腐败触目惊心。英国《卫报》称，过去 30 年穆巴拉克家族通过介入房地产等方式敛财约 400—700 亿美元。西方情报人员说，穆巴拉克两子在任何重要商业项目中都要抽取 2%—5% 的好处。美国媒体称，穆巴拉克家资未必有数百亿美元之巨，但也高达二三十亿美元。瑞士银行宣布冻结穆巴拉克家族账户的决定，至少印证其海外存有资产的事实。一位在京阿拉伯人士曾向笔者透露，早在穆巴拉克担任空军司令并一战成名的 1973 年斋月战争前后，其家族公司就已靠倒卖军火大发国难财。半岛台称，埃及以低于国内价格近 1/3 的优惠条件向以色列供应天然气，其中也有穆巴拉克家族公司勾兑私利的交易。

即使“绿色革命”理论家卡扎菲也难脱高度腐败嫌疑，安理

会 1970 号决议宣布冻结其私人财产后，各国陆续披露的情况显示，卡扎菲家族至少在全球拥有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他的七子一女分别把持着国家的不同权力部门，且多半生活糜烂、臭名昭著。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从卡扎菲家族专权腐败这一点，就可以回答这样的质疑：仅有 600 多万人口的产油大国利比亚怎么还有民生问题？石油主产区的利比亚东部为何成为反叛力量的大本营？

政权腐败不仅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的专利，据报道，阿拉伯国家 2000—2008 年，由于逃税、洗钱、贿赂、挥霍而损失的资金达到 572 亿美元。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阿拉伯世界民生普遍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垄断资源和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落差悬殊，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因为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 三、内政无能外力推波助澜

曾几何时，那些德高望重并无可替代的“国父”们让人高山仰止，唯命是从。然而，几十年后，沧海横流，这批领袖英雄迟暮，威望透支，特别是由于年龄与政治代沟的微妙作用，已构成阿拉伯人口绝对主力的当代青年不再因袭尊老敬长传统而是轻慢、蔑视权威，从突尼斯街头到开罗解放广场，从的黎波里绿色广场到萨那的变革广场，他们几乎口径一致地向垂垂老矣的领袖们高喊“我们不走，你走！”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国父”们的执政合法性，甚至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不再给予他们。

此外，由于部分阿拉伯国家等长期奉行“亲美和以”政策，



为一国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而牺牲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真诚支持与呵护，严重挫伤阿拉伯公众最朴素和最原始的民族和宗教情感，使得他们从“穆斯林皆弟兄”的平权角度，将这些见利忘义的领导人“出教”为异类，视为叛徒，轰其下台。尽管这场风暴没有出现成规模的反美反以口号，但是，开罗街头将穆巴拉克“犹太化”的漫画与标语，来自反美、反以阵营国家或社会的庆祝与狂欢，美以试图挽救和保护这些政权不倒的种种努力，以及“基地”组织都为多个阿拉伯政权倒台而狂喜，都印证了他们外交失策失人心的事实。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当今世界，网络、手机、电视、好莱坞大片、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快餐等，都加速了外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入，更何况阿拉伯曾是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紧邻欧洲，且有千百万侨民定居欧美。这些复杂背景使得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公民意识日益在青年中成为主流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同时也激励着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梦想。

或许，“9·11”事件中，吮吸西方奶水长大的阿拉伯青年用自杀袭击方式，摧毁美国权力、财富与霸权地位的象征纽约世贸双子楼，标志着阿拉伯思考与苦闷者在民族积弱积贫、沉沦不起中的极端和拼死抗争，因为他们把阿拉伯民族的系统落后与失败归罪于以色列及其靠山美国。但是，10年过去，眼见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土耳其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落后”国家纷纷崛起，阿拉伯的思考与苦闷者似乎顿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原罪不是以色列和美国太坏，而是自己出了问题，确切地说，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之祸，是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因此，只有颠覆现有制度和权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由此，我们便很清楚地理解，为何这场街头运动具有“三无”特质，为何革命的洪水猛兽不是撕咬